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八回 呈畫扇得踐前緣

詩曰： 睹物思人喜又驚，忽然畫扇對儂呈。三生有幸今如願，得踐前緣證舊盟。

話說劉郡主在旅店內打發進喜去後，店小二遂端正夜飯送進來。劉燕玉長齋未曾開葷，陪著梵如吃素。江媽媽在萬緣庵熬清苦淡了幾時，忍不住已在船中早早開葷過了。菜內卻有一盤炒蛋，江媽媽過了些飯，又卷些餅吃了。郡主有事在心，只吃了一碗小米飯，呆呆坐著等候。少停，店小二拿進一盞燈一壺茶，然後收去傢伙。

看看等至一更天，猶是無聞進喜回。燈影昏沉搖壁暗，風聲凜烈透門吹。梵如袖大難遮臂，郡主衣單只皺眉。身又涼時心又急，淒淒慘慘淚雙垂。江媽媽凍得身皆戰，走到廚房去要煤。房內炕爐生起火，一邊向裡撥殘灰。冬天哪有隨身扇，只得低頭用口吹。半晌方才燒得旺，頃刻間，烘烘火燄逼人身。

話說江三嫂生旺了火，就同郡主等把堂門掩上，移著燈盞，同進房中。

當下齊齊進了房，三人同坐炕沿旁。傾側耳，聽敲梆，兩下金鑼隔短牆。落果有聲疑腳步，幾回錯認更彷徨。梵如倒炕呼呼睡，三嫂神疲眼倦張。只有孝心劉郡主，向爐獨坐好淒涼。兩彎遠黛重重鎖，九曲迴腸寸寸傷。叫幾聲，皇甫郎君和進喜；念幾句，慈悲大士與金剛。啊唷神明呀！進喜如何竟不回，此時已是二更深。莫不是，未知王府居何所，錯送音書把別人。莫不是，門上司閻欺幼僕，納下字札不通聞。莫不是，少華已絕從前義，要殺吾家一滿門。莫不是，忠孝王爺不在府，因而久候等回音。怎生去了多時節，還未歸來復回音。但願神明天地佑，令奴家，此番能得救雙親。果然留下爹娘命，三載長齋報大恩。

咳，我劉燕玉好苦呀！

存亡兩字在芝田，性命在他掌上懸。被若不依書內語，惟奴半夜在人間。可憐苦守三年久，到今朝，結果收梢是這般。郡主芳心思到此，止不住，千愁萬慮淚凝斑。看了看，爐前乳母惟垂目；聽了聽，炕上尼僧只打酣。隔牆狂風搖大樹，侵窗落葉響重簷。忽聞已轉三更鼓，倍覺徬徨意似煎。坐下起來還繞走，不由忍痛淚如泉。心驚膽戰容無色，急了個，動不寧來靜不安。正在萬般愁苦處，忽然燈影過窗前。

話說劉郡主苦到一個活不得之時，忽一抬頭，只見那紙窗之上移過一片燈光，還疑是眼光，看不明白。早聽得扣門道：母親！母親！母親睡了麼？我回來了，快快開門！

郡主心中聽得明，一身冷汗又加驚。驚變色，手如冰，亂叫媽媽進喜臨。未識是凶還是吉，快些同我去開門。江媽忽地睜開眼，恍惚徬徨跳起身。睡裡梵如驚醒夢，亂呼亂問為何因。貪眠落下尼僧帽，摸著光頭隨後跟。當下三人齊出外，抽身一扭就開門。外面進喜匆匆入，手挑著，忠孝王親一盞燈。郡主見了心略放，江進喜，吁吁喘定始開聲。

啊唷恭喜賢郡主，可以放心了，事情已妥。

大家聞言踴躍歡，齊齊相問內中緣。多嬌郡主悲加悅，猶是心中跳不安。進喜就將燈放下，慌忙地，懷中取出物諸般。容帶笑，面含歡，畫扇先交郡主前。然後手擎銀五十，回來就向母親言。

咳，娘呀！真真是做好人的好處。

孩兒今日遞書文，王府威嚴實可驚。三面轅門高更大，旗牌勇士密層層。中轅誤走齊吆喝，東角行時又不能。三處報名耽擱久，西邊壯士站頭門。司閻傳人從頭問，他竟叫，彩打奸臣門下人。西邊守軍來擁上，一個個，提鞭舉棍就胡行。幸虧兒亦知拳腳，方敵諸兵不受驚。恰值管家曹勝出，此人相說曉吾名。在滇時節曾邀飲，一見孩兒甚喜欣。喝退行兇狼虎士，賴他引入遞書文。太王爺，書齋獨坐先參見。小千歲，相府回來跪接迎。見面不提名與姓，皆呼義士大恩人。此銀忠孝王爺賜，說的是，有累娘兒略表心。日後大恩還要報，與兒代乾一前程。當初若不仁義，怎有今朝這一辰。可見為人須向善，循環天理甚分明。白銀五十今交母，且是收藏在貼身。明日太平無事日，還須打點進監門。江媽見說非常喜，笑了個，滿面添花不合唇。接過銀包拿在手，揚眉吐氣自誇能。回頭就向尼姑道，忠孝王，性命原虧你外甥。放火一端他洩露，因此今日報前恩。如其進喜同相害，郡主焉能救得成？三嫂只誇兒子好，也不說，福星一半靠千金。多嬌且是觀書信，母子之言耳不聞。見扇送回只有望，急開回字見分明。從頭至尾俱看畢，竟不覺，兩載悠悠一刻生。暗歎數聲虧了我，願甘受苦守前盟。當年若嫁崔公子，今日雙親救不成。可喜郎君情未絕，送還畫扇寫回音。數言婉轉寬奴意，一紙溫存慰我心。容待相逢方細訴，分明說，成親之後表表情。

啊唷忠孝君侯呀！

你雖不忍殺奴身，知道君王依不依？天子若然仍定斬，這一段，婚姻之事也仍虛。當時郡主悲加喜，半帶春風把話提。

啊唷進喜呀，倒難為你了。

萬里雲南跑到京，投書又為我辛勤。今朝去往東平府，你見那，老少王爺怎樣雲？因何此刻方回店，這是何人送你銀？進喜欣然忙告稟，多嬌歡悅復叮嚀。為奴守節和全孝，反累你，兩次三番受了驚。夜已更深安息罷，五更早早就抬身。竟投忠孝親王府，等候他，父子回朝看怎生。或吉或凶來報我，也教奴，死生主意定三分。多嬌郡主叮嚀畢，進喜方才退出門。當下大家多歡悅，堂扇關後入房門。銀書畫扇都收好，齊脫衣裳就枕衾。郡主江媽同一榻，梵如側睡另鋪陳。炕爐未息留些火，要起黎明不滅燈。三嫂安心先熟睡，只惟郡主自煩心。喜則喜，少華父子都依允。怕則怕，金殿朝廷不降恩。復去翻來何曾睡，枕邊默默念觀音。漫談郡主房中事，且表才能進喜情。

卻說江進喜辭了郡主出來，有那些店東小二等見他提了忠孝王的宮燈，加了一番趨奉，迎著進喜道：江爺，你飯也不曾吃就出去了，叫我們替你預備下酒菜飯餅，再也不見回來。這時候已有三更了，我的爺，你餓也不餓？我們去端正來罷。進喜搖首道：不消了，我已在王府裡吃過。倒是薄餅拿幾張來，我黎明時吃了出去。店家笑道：你看麼！這位爺倒好伺候。咳！江爺，大冷的天，暖一壺燒酒孝敬你老人家罷。要起早，吃的餅少不得我們再烘新鮮的。難道這一點兒也不伺候，叫江爺吃冷餅？進喜道：酒也不用，你只取壺茶來，倒使得。說罷，從腰間摸出了三十九個錢來，遞與小二道：伙計，你拿去買兒杯酒吃，今夜裡替我敲敲梆守夜。店小二連聲應道：曉得，就走出去取茶。

少刻提壺送入房，於時進喜脫衣裳。神疲力倦酣呼睡，一覺俄看有曙光。立刻起身開了戶，店中小二就送湯。匆匆梳洗俱完畢，薄餅拿來一卷吞。事已完時腹已飽，人辭郡主與親娘。江媽燕玉猶未起，切切叮嚀在隔窗。進喜於時離了店，竟來王府探端詳。漫提義士來相等，且表當朝父子王。一到雞鳴齊起早，膳完冠帶出華堂。中門同上朱輪輦，大擺鑾儀次第行。父子齊齊趨寶殿，赭黃袍下拜君王。

卻說武憲王父子帶著劉郡主的手書，直入朝中奏聞聖上。忠孝王伏在金階之下，不言不語。皇甫敬就將劉燕玉守節救親等事，一一陳明聖上。然後叩首三叩進言：當今之時，新皇后幸叨天眷，若以先皇后外戚處斬，恐生中外人之議論。況有劉燕玉一片孝心，願以自身代死。伏惟聖鑒，破格開恩寬宥。雖雲反叛罪應九族全誅，然劉捷父子犯法而連眾人，幸願我皇體天地好生之心，以赦劉捷夫妻，下及家庭。如此，則皇上當垂萬代之鴻慈矣。武憲王奏畢，呈上了劉燕玉的密書。

少年天子本相憐，無奈才將聖旨頒。因恐偏私難服眾，又怕那，中宮不忿暗猜疑。故而傳下全家斬，一夕龍心甚不安。當下忽聞國丈奏，且驚且喜中機關。展開郡主親書看，暗叫王姨你好賢。情願救親身代死，竟可與，緹縈孝女並相傳。雖然國法森森在，可知你，姊丈心中本欲寬？因怕中宮諸外戚，故而正法示朝綱。既然國丈呈親奏，豈有個，救死之恩朕不寬？天子其時心內悅，故意地，龍眉微蹙口開言。

啊唷皇親，劉燕玉的書上要救父母全生，怎麼老國丈連她的族分也要朕躬寬他起來？

蕭何制律未曾更，代代君王照樣行。若言劉侯原該劓，朕躬定斬已從輕。若然合族皆寬宥，落得人人做叛臣。劉捷夫妻如犯罪，倒只怕，千秋直筆罵昏君。成宗言訖龍顏變，故意微微笑兩聲。武憲王爺重叩首，伏惟皇上且開恩。若觀劉捷私通意，非為君皇是害臣。假使別人在外國，他也不，私通鄔帥寫書文。皆因臣在為元帥，劉捷方才起此心。伏乞我皇詳曲直，且念其，當初血戰舊功勳。皇親言訖金階伏，只因為，愛媳之心救侯臣。天子聞言深得意，欣然又叫小皇親。

啊唷小皇親，你怎麼一言不發？

國丈今朝如此求，你心難道不消仇？朕躬欲待開恩赦，王法無私怎可休？國舅今朝何主意？寡人也，並非偏護那劉侯。東平千歲連稽首，伏殿從容奏事由。陛下啊，父母之仇不共天，自甘血本奏沉冤。若然今日求恩赦，不是公來卻是偏。此事豈堪臣出語，但憑君上聖心裁。朝廷見奏深知意，立刻金鑾聖旨宣。

話說元天子立時傳下赦旨，差官到法場宣示，赦回劉氏一門，依舊收監，侯旨定奪。

一聲赦詔出朝門，父子三呼謝了恩。退出玉階且不表，且說元帝進宮廷。將書納入龍袍袖，坐輦歸於正院門。皇甫娘娘忙接駕，昭陽殿裡坐消停。君王細說求救事，袖內抽書就查明。皇后接來睜鳳目，從頭至尾閱其情。看完不覺花容喜，立起身來叫聖君。劉氏王姨真可敬，又全大孝又全貞。兩年潛避甘受苦，萬里馳驅願代刑。如此裙釵天下少，我皇上，就該恩詔赦其親。少年天子微微笑，國法森嚴豈可輕？劉捷父子行陷害，朕躬是，大仇要代御妻伸。無如國丈重重奏，難卻皇親面上情。赦轉法場仍下獄，朕心還要另調停。成宗言訖窺後意，皇甫娘娘暗自云。父母淒涼無媳婦，少華胞弟守前婚。我今又在昭陽院，每慮無人奉二親。燕玉救親來闕下，芝田今必又歡欣。故爾侍父同來救，劉燕玉，救得爹娘必定姻。不若本宮來相助，君前一語赦劉門。試看天子心中意，也無非，恐我懷仇忿不平。只用輕輕三兩語，必然點首就應承。報仇一事且休講，待本宮，體了君王父子心。皇后想完主意定，盤龍榻上就抽身。籠翠袖，啟朱唇，伏乞吾主聽下情：若論劉家雙父子，本當正法警奸臣。然而想到先皇后，臣妾也，時刻當懷不忍心。今日可嘉其女孝，雲南萬里上京都。願將身代爹娘死，與古緹縈足並稱。陛下聖明憐彼孝，森嚴國法且從輕。更兼臣妾芝田弟，他只為，孟女之亡不再婚。父母淒涼無侍奉，家庭冷落少調停。若將燕玉王姨配，未必東平不願成。臣弟少華如有室，高堂也好樂晨昏。伏祈陛下垂憐憫，免卻了，劉捷夫妻斬首刑。著彼送將伊女嫁，限其半月要成婚。王姨得救爹和母，諒肯於歸沒怨聲。還有一人劉奎璧，斬其首級示群臣。不惟燕玉銜恩德，這一來，先後陰靈也得寧。望乞吾主依妾語，天恩浩蕩赦劉門。娘娘言訖忙趨過，步上花氈跪在塵。天子一聞心大悅，連忙扶起在埃塵。御妻為的家庭事，朕卻如何不降恩。今後有言須坐講，朕與你，夫妻何必論君臣。寡人依奏寬劉捷，就著他，送女於歸忠孝君。皇后欣然來喜悅，暗想落得做人情。於時元帝心中喜，頃刻間，一道諭音出禁門。

話說元天子成宗又降下了一道赦詔，內雲：

劉捷父子犯罪殊深，本當全家梟首市曹，以正國法。今因伊女劉燕玉自滇到京，不憚馳驅之苦跋涉之勞，願代父母受刑，其志甚為可嘉，而其情亦為可憫。並有武憲王父子求赦，皇甫後宮中保奏，朕今暫寬王法，赦劉捷與其妻顧氏俱免死罪。限半月內，送女燕玉歸於皇甫少華完姻。事畢之後，充配嶺南遠地。再，其家宗族奴僕等，亦行格外寬恩，只斬劉奎璧一人示眾。欽此。

這一道聖旨出來，先轉閣而後行部，於時中外皆知。

慢談二次下恩綸，且表劉家一眾人。本來是，初六已知將正法，合門嚎哭夜無停。含香抱子滔滔淚，周氏扶兒慘慘聲。刀絞肝腸劉國丈，箭攢腑臍顧夫人。可憐奎璧悲將絕，恍惚無言似出魂。是晚崔郎提酒盒，到監永訣要離分。杯盤羅列先邀坐，宛轉含悲勸一巡。岳父岳母且自解，舅兄也請暫寬心。今日雖下行刑旨，或有於中保奏人。皇上亦因防眾議，故而勉強下無情。若然有人當朝奏，天子如何不肯輕？且用些微羹與酒，盼一個，吉人天相好佳音。崔郎執酒重重勸，劉氏親丁勉強吞。略吃些些收過去，含悲坐語到初更。於時攀鳳方辭出，痛淚千行送外甥。此夜驚惶皆對泣，五更時候叫提人。合家上下號天哭，點一名時綁一名。國丈夫妻亡七魄，諸姨母子走三魂。可憐世子劉奎璧，只嚇得，面色如灰不出聲。巡撫彭公同一黨，繩穿索綁也隨行。真可歎，實堪驚，星斗無光動哭聲。當下齊齊俱綁出，喧呼推出法場行。但見那，雲陽市上靜無喧，軍士查街絕往還。監斬官兒棚內坐，提刀劊子立中間。幾條蘆席平鋪地，幾口棺材放半邊。怨氣行行迷宇宙，愁雲慘慘鎖江山。崔郎既在場前等，一見來時跨上先。淚下如珠容慘淡，悲聲大放跪於前。

啊唷岳翁、岳母、奎璧舅兄啊！崔攀鳳在此相送。

不意無人奏聖君，今朝一斬滿家門。諸般後事俱端正，特送歸西盡此心。國丈夫妻言不出，微微點首淚雙淋。可憐綁在雲陽市，只等傳呼到午辰。一個個，魂飛魄散神無主。一人人，意亂神昏眼不睜。棚內官兒惟等旨，場中劊子要行刑。崔郎押著棺材等，不住地，仰首觀天只怕明。已見曙光生遠樹，又看寒路落疏星。風吹土木迷人目，日起山煙寂少聲。正在心愁天已曉，劉門合眷要歸陰。忽聞遠遠鸞鈴響，如飛奔馬來一人。跑近蘆棚牽住轡，一揮鞭，高呼監斬聽諭音。

嗯！監斬官聽著，萬歲爺有旨，因劉捷之女燕玉願代父母受刑，並有武憲王父子當朝保奏，特命原舊收監，聽候定奪。

一聲高叫震雲霄，監斬官兒撤市曹。劉府合家魂復轉，崔郎驚喜上眉梢。忙呼人役抬回轎，自己飛騎送進牢。當下犯人俱免斬，其間劊子又封刀。紛紛齊下南牢內，劉國丈，夫婦還魂膽已搖。

話說劉門合眷卸綁歸牢，父子夫妻一個個如夢方醒。劉國丈且驚且喜，忙問夫人道：你方才可曾聽見傳赦官說，因劉捷之女燕玉願代父母受刑，並有武憲王父子保奏，以此赦轉法場，收監候旨定奪？我想女兒已經出閣，如何又在京中？更兼可奇也，皇甫敬父子怎麼不報冤仇而反行保奏？

夫人心內更加驚，半晌呆呆不出聲。國丈在旁追問緊，無奈只得訴前情。細將代嫁因由講，連說今朝好不明。我解京時甥帶孕，已經滿足要臨盆。縱然他卻知凶信，產內如何上得京？來者莫非真燕玉，逃而復轉救吾門！看他一個無能女，難道說，竟為當朝救二親？更兼可奇皇甫敬，為什麼，仇人反做救仇人？劉侯見說方心悟，卻原來，嫁往崔家是雪貞。

啊唷奇哉！我竟被你瞞過了。怎麼出嫁的是梅家的甥女，燕玉半夜私奔？

如何闖閣這般寬，長大裙釵不守嚴。半夜私奔逃出去，卻將甥女續姻緣。今朝若不明說，我竟糊塗在夢間。燕玉果然來替死，也算她，一腔孝念為椿萱。既知做此光明事，怎麼在，月下星前乾不端。據我看來非敗壞，私逃必定有機關。

啊唷崔賢婿，難得你關切如親。